

腹語山

山女孩 Kit (方妙琴) —— 著

腹語山

第一章 失去水源的山屋

第二章 填滿雪的圈谷

第三章 所有人都往溪源走去

第四章 那是只有她和山才懂的東西

第五章 是終點也是起點

第六章 盡頭後再跨一步

第七章 不是這裡也不是那裡

第八章 抵達只是不離開

第九章 同時看見月亮與太陽

第一章 失去水源的山屋

「我要親眼看到那座山。」我說。雨聲太大了，我怕講得不夠大聲，還刻意加重了語氣。

/1/

說這句話的清晨，雨從海上來。灰色的雲和灰色的海，隨著風漸漸模糊了界線，變成一場沒有分別的大霧。綿密而短促的雨滴，墜在大小不一的芭蕉葉上，打出各自的聲響。有的清脆，有的鈍濁，像還沒變聲的少年，故意壓低喉嚨，一下細，一下低。

他說他要過來。

他打來問我食物還有什麼，我下樓打開冰箱查看：一把赤道櫻草、三顆土雞蛋。他不放心，說下山後會先繞去鎮上採買。

「不過這幾天，天氣不太穩定。雨太大的話，可能沒辦法下山。」他說。

自從知道他可能會來，我便在家屋等他。一如往日，那部藍色的福斯，會停在茂密的芭蕉園外，從二樓就能清楚看見。我像貓咪一樣，彎起膝蓋把腳縮進身體裡，圍著披肩瑟瑟地蜷在藤椅上，不時伸長脖子往外望，卻只等到了大雨。

這幾日見到他，和第一次見面完全不同，體格已褪去之前在台北的模樣。身材本來就挺拔修長，不過回鄉後突然精壯了起來，以前捲起襯衫在鍵盤上寫程式的手臂，變得黝黑而結實。經常親近大地的人，與在冷氣房裡使用機器鍛鍊出的線條體態不同，他現在勻稱的骨架與肌肉，顯得安穩而收斂。

他是一個天生適合戴黑框眼鏡的人，眼鏡像是他五官的一部分。沒戴眼鏡的時候，細長的雙眼顯得毫無防備，像是可以被任何言語傷害。前兩天請他來家屋幫忙修熱水器，爬上爬下的，流了滿身汗。沖完熱水澡後，他伸著長腿，舒舒服服地撐著頭半倚在榻榻米上。我盯著他的一雙大腳，短短厚實的腳趾頭，只覺得那腳板異常的寬。

「喔，你在看這個啊，你不知道我右腳有六根腳趾頭嗎？」他把腳伸到我的眼前，用力把六根腳趾頭撐開，還有點炫技般地波浪擺動。我盯著第六根趾頭不放。

「你有因為它而覺得困擾過嗎？」我問。

「當然，不過是小時候。」他坐起身推了一下眼鏡，和我一起近距離地觀察它。「我完全不敢在大家面前脫下襪子，甚至還因為這樣不想加入游泳隊。但反正有一天，大家還是看到了。」

他說他從小又壯又高，小男生們不敢嘲弄他，但打架打輸時，會拿這件事噓他。

「他們都說我多一隻懶叫才會贏的。」他促狹地斜眼看看我，我哈哈地笑出聲音來。回他說，那是真的很了不起。

「不過在升國一的那年暑假，軒永問我，我是不是因為多一根腳趾頭，所以才能跑得這麼快。」他繼續說。

「他說，我快攻的時候，簡直像一道閃電。從那刻開始，第六隻腳趾頭就變成我的武器，力量的來源。往後發生任何困難，我就會告訴自己，我可是擁有一道閃電的人呢！」他專注地盯著自己的腳趾頭說。

我忍不住想像，他們相遇時的模樣。那年夏天，在被太陽晒溶的操場上，一個少年仰望著另一個少年，而那句話如何像一道閃電般地打進他的心中，影響這高大男孩的一生，定錨他的所有發生。

想著想著，我就漸漸湧上一股無法言喻地篤定，自己與他們同在現場。我看見自己正走向他們，三個人的影子在太陽底下逐漸重疊。

黑夜降臨。我繼續盯著芭蕉園。雨滂沱地下著，他還沒有到，而他永遠不會知道，我所有的內心活動。

我今年二十九歲，離開了第一份工作，住進林軒永台東的家，算一算已經第六天了。

軒永比我大兩個月，在台北同一家醫院出生。他爸媽在他三歲多時離婚，一個二十幾歲的女人，抱著兩個幼兒在台北找工作，是另一個太過沉重的故事。所以他媽媽只帶著剛出生的妹妹在身邊，把已經會走路的軒永送回娘家，台東小馬路。

因為這樣，軒永對媽媽總有一種複雜的感情。媽媽很香，及肩的黑長髮、美麗的指甲，脖子上有條細細的鑽石項鍊。但媽媽總在不耐煩，不知道是對台東，或是對軒永。許久不見的她或許帶來許多禮物，新衣服或新球鞋，但也一併帶來很多軒永不明白的規矩，像是在家裡不准跑，流汗了要用手帕擦。

「你能想像一個部落的男生，從口袋掏出手帕擦汗嗎？我要是被看到，還不如跳海算了。」到現在我都還記得，十五歲的軒永會擺出所有少年內建的叛逆，連呼吸起伏都沒耐性。我們並肩躺在榻榻米上，聽著太平洋遠遠打來的浪聲。

「那你怎麼不跟庭庭阿姨講？」我說。

「你又不是不認識我媽，我的事情她會想聽嗎？有幾次試著要跟她溝通，到最後還不是吵到要婆婆來勸架。」

軒永講起庭庭阿姨的時候，臉上表情總是一下雨一下陰，和提到婆婆時完全不同。

高婆婆才六十歲，頭髮就已經完全變白，豐厚得像大山降下的雪。非常會燒菜，也非常會撒嬌，笑起來時，鼻子周邊的紋路會依偎在一起。只要進來她屋裡的男人，不論是什麼年紀，幾乎都不想離開。他們會幫婆婆換燈泡、搭木棧板，或心甘情願地拿起鋤頭除草。青年們從遙遠市區為她扛回一捆又一捆的長竹子，一連好幾天到田邊，嘿咻嘿咻地搭起一排長長的竹籬笆，防止山上成群的猴子，在清晨跑進稻田裡胡鬧。

女人們則在月光下拜訪婆婆，她們都在為男人哭泣。婆婆會在浴室裡放滿一大缸熱水，坐在澡盆旁，反覆用藥草水淋暖女人顫抖的肩膀，像是澆養一顆

沒有土壤的樹。我小的時候曾被獲准坐在澡盆旁的小木凳，邊聽著女人斷斷續續的啜泣聲，邊抓著被燈光吸引而來的白蟻。當高婆婆發現我有點長大，開始聽懂那些女人的話語時，便會打發我去找妹妹玩。

「葵不喜歡我。」

高婆婆會刻意降低聲音，糾正我說：「她哪有不喜歡你？葵只是怕你。」

我沒有說話，只是沉默地拆掉白蟻像玻璃紙的翅翼，阻止牠們奮力飛起。指尖下，牠們像一顆顆被戳破的氣泡。我拿水杓將成堆的屍體沖掉，牠們整群隨著水流擱淺在浴室的地板上，形成了某種圖案。

我仔細地盯著看，突然一種恐懼感貫穿全身。我不安地轉頭，問那個坐在澡盆裡的女人，有沒有看到。她透過霧氣眯著眼睛，猶豫地用族語說：「是魚的尾巴？」我像是喉頭被掐緊，心臟乾乾地狂跳。慌張地舀一勺水潑過去，屍體擺擺尾巴游進海裡。

高婆婆嘆了一口氣，說小孩子什麼都要玩，都沒有在尊重生命的。她沒有看到我忍著不哭的表情，哄著我出去幫其他大人的忙。

但我和所有小孩一樣，都只想繞著外婆團團轉，一下要吃這個，一下要吃那個，哄騙婆婆幫我們洗澡，或是掏耳朵。她總有辦法安頓好所有的人，像是變出南瓜馬車的女巫。她只要從廚房雙手端著什麼東西走出來，所有人就會自動放下手上的事情，規規矩矩地圍在大木桌前。

我還是小女生的時候，常常看見這樣的光景。婆婆總是溫柔地聽著所有的人說話，從不問問題，不曾給過任何建議，但答案都會來到她面前。她只是靜靜地添茶，像所有人夢裡的母親。

當軒永講到外婆時，臉上是那樣甜蜜的表情，我完全可以理解。因為我想起高婆婆的時候，可能也是這種表情。

也因為這樣，軒永無法理解為什麼庭庭阿姨總是嫌棄台東，嫌棄住在海邊，覺得東西壞掉還不丟，覺得食物過期了怎麼可以吃。

「土地生長出食物，不是等著讓人類倒數計時的，那些塑膠包裝上面的保存期限數字有什麼意義呢？東西有沒有壞掉，它自然會讓你知道。但她從不想要知道。」他繼續盯著天花板，月光隨著海浪聲，從窗外晒進來，亮晃晃的。我們暫時沉默了一陣子。

十五歲的我，想不出任何能安慰軒永的話，因為我家和他家不一樣。可能是因為媽媽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或是應該是說，我想當媽媽最好的朋友。

軒永深呼吸，側過身凝視著我，用薄薄的胸膛擠出聲音，乾乾地說。

「她不要知道的事情，包括我爸爸，也包括我。」

/3/

考上高中的那年夏天，庭庭阿姨突然對軒永說，自己其實有個穩定交往的對象。但僅此一次，之後庭庭阿姨就未再提起男人的事情。他也不問，心裡知道媽媽並不想和他一起在新店山上那棟隱密的豪宅裡生活。她另外租了靠近植物園的舊公寓，讓軒永走路就可以到學校。

那時一心想來台北的軒永，並沒有覺得這樣的安排不好。不需要認識那男人，又可以脫離大人過獨立生活，他感到再完美不過。不再被管教，也有超乎想像的零用錢可以花用，在自己的公寓裡要怎麼跑怎麼吼，完全沒有人介入。只有每個星期三，庭庭阿姨會與葵一同前往植物園的舊公寓，和軒永吃飯，他只要那天演出乾淨規矩的高中生就好。不論那週的其他日子過得有多荒唐邈遠，一到星期三的早晨，他就會反射性地跳起來，勤快地拿起吸塵器與花灑，把家裡和植物打理得一塵不染。

「真的沒騙你，不只床單，我甚至會把沙發椅套和窗簾都拆下來洗。」很久很久以後，二十九歲的軒永在嘉明湖，第一次向我提起那段日子。他用頭燈照著爐頭，微微歪頭聽著瓦斯微微漏洩的聲音，邊笑邊說。

「哇，林軒永，你真的可以做到那樣嗎？」

「你不覺得這很棒嗎？那時候的我覺得棒透了。」我們坐在離營地遠一點的高處，看著黑夜裡發光的帳篷，像巨大的子宮，裡面的人影是胎動。

「每週只需要認真一天，就可以過六天想要的日子。痛快地打橋牌，或打電動到半夜。我可以睡或是不睡，選擇醒著或是不醒著。星期三和這些比起來，簡直像是亮晶晶的聖誕樹上唯一壞掉的小燈泡，那樣地微不足道。」

「或許是或許不是，或許你一直都不明白，」我安靜地陳述我的意見：「你是因為那個星期三，而刻意把剩下六天過得很荒唐也說不定。」

他在黑夜裡點起高山瓦斯罐，冒出藍色火焰，然後將鍋具卡進爐體的扣鎖中，短短地嘆口氣，很為難地笑了一下。

高中那段時間，他唯一覺得抱歉的是妹妹。有時只有葵一個人前來，她會換下私校灰色的制服，穿上格子短裙，畫著濃濃的妝，一直到天亮才返回舊公寓。軒永深知媽媽忙於事業，根本沒有空陪葵，但兄妹長期分隔兩地，他不太知道怎麼當個好哥哥，大多都幫著掩蓋，只有一次忍不住地問出口，葵面無表情地聳聳肩：「說了怕嚇到你。」

二十九歲他泡開了奶茶，將鈦杯遞過來。我伸出戴手套的雙手接著，他卻沒有放手。「你明明知道我過得很糟，你明明知道我很不好。那段日子我只要睡不著，沿著重慶南路走著走著就會到你家樓下。我們那麼近，卻不能靠近。」他像十五歲時那樣凝視著我。

「你告訴我，我們為什麼要失去聯絡？」

/4/

軒永叫葵妹妹，我也叫葵妹妹，那是因為我的媽媽在很久以前，也是庭庭阿姨的妹妹。高中時的庭庭阿姨，從來不把綠色襯衫紮進改得極短的黑色百褶裙，媽媽則是戴著金框眼鏡的儀隊準隊長，原本是一點也沒有交集的兩個人。而在某次晚自習，媽媽又被學姐拖去女廁，說要給「這自以為是的醜女一點教訓」。那已經不是第一次，有時候是被迫跪下，有時候被硬扯下內衣，她們會說，這是給優秀學妹的一點抗壓練習。

「你該不會以為你是女神喔？長得這麼醜，還走在隊伍前面，根本是丟儀隊的臉！你只是成績好又愛拍老師馬屁吧！」那些人提著水桶潑媽媽同時，剛

好抽完菸的庭庭阿姨走進去，水濺溼了她新買的白布鞋。媽媽每次說的都有點不一樣，有時是說庭庭阿姨拉著學姐的頭髮逼著向媽媽道歉，有時是說那些學姐一看到庭庭阿姨就嚇得說不出話來。不管是哪一個版本，最後一定是庭庭阿姨扶著全身溼透的媽媽站起來，對著媽媽說：「以後我罩你。」

從那天開始，媽媽等於是愛上了她。美麗的庭庭阿姨有眾多追求者，媽媽會用零用錢買漂亮的洋裝讓她穿去約會，送她白色的溜冰鞋，幫忙做作業，甚至替庭庭阿姨去向男友分手。美女身邊總是有一個平凡女孩當跟班，媽媽心甘情願擔任那個角色。

大學聯考，媽媽填了和庭庭阿姨一樣的學校，因為高分低就，氣瘋的外婆直接斬斷金援趕出家門。沒錢、沒地方住的兩個女大生，去五分埔批了一些衣服飾品，再自己設計加工，下課後跑去各大夜市擺攤。庭庭阿姨總是能找到可以讓兩人窩一陣子的地方，但性格強悍的她，也經常和男人大吵大鬧後，要媽媽收拾行李，一起連夜搬走。

只有一次，媽媽沒有跟著庭庭阿姨離開。她繼續住了下來，後來懷了孕。那男人娶了她，成為我的父親。

/5/

負氣離開的庭庭阿姨立刻就走入了婚姻和家庭，但也不到四年就離了婚。她將第一個孩子留在台東，用自身的美感和過往擺攤的經驗，在台北做起設計師品牌家具的國際貿易。後來經濟起飛，台灣到處都是有錢人，生意好得不得了，她便也開始幫名人貴婦進口一些價高稀有的紅酒，或難以尋獲的藝術品。反而是生產後身體一直都不好，成為家庭主婦的媽媽鮮少出門，不過若是庭庭阿姨出差，媽媽會牽著我的手去新店山上的豪宅，探視有專職保母與伴讀家教的蔡。

我是獨生女，卻因此學會分享，學會要讓出屬於自己的那一份，還有可能是最好的一份。我一直不太懂這個邏輯，但媽媽和庭庭阿姨就是這樣，不管對方需不需要，永遠留給彼此。媽媽把高婆婆當成自己的媽媽，庭庭阿姨則是每

年除夕都會要媽媽一起「回娘家」。因為她們，軒永就是哥哥，我要叫葵妹妹。

但我不把他當哥哥，他也不叫我妹妹。他就是軒永。從小我就和軒永一樣高，一樣短頭髮，背影簡直像孿生子。我們會跑去小馬部落的海邊燒木頭，在礁岩撿寄居蟹，趁退潮時在沙灘上練習翻跟斗，沿著八噶噶公路走去成功漁港看船入港。還記得有一次，颱風過後的夜裡，我們到烏石鼻將藏在草叢中的獨木舟推出海，兩個人在海上漂流了一整晚，驚動了海巡隊搜索，還上了地方新聞。

軒永身材纖瘦，不愛講話，大人總說他長得像女生，未來會大富大貴，不過那彥扭的個性可要改一改。軒永的左右臉完全對稱，連耳朵的輪廓都彎曲得一模一樣，就像是剛做好的可頌，熱呼呼又軟綿綿的，但也讓人本能地想抗拒，害怕一靠近，就忍不住地想要對著那漩渦深處傾訴祕密。對於外表，他從沒有表現出賣弄或自以為是的樣子，他甚至痛恨自己長得太漂亮，導致沒辦法在孩子間得到公平的地位。

但沉默的軒永一遇見我，就會與我說很多很多的話。他常常突然從這裡說到那裡，我總是聽。他多話的程度好像我們是兩顆遙遠的星球，只能用話語當成引力使彼此靠近，也像每一天每一天投進撲滿的硬幣，我不在台東的時候，軒永存下所有的話語就等我回來。

每一次回台東，我們總是一起東奔西跑，兩個後頸晒得黑黑的孩子，從背後完全分不出誰是誰。每天從山裡玩到田裡，從溪邊離開再去海邊。我和軒永是在太陽底下，兩個永遠不停重疊又分開，小小短短的影子。

/6/

我仔細回想起來，的確就在小學畢業升國中那個暑假，軒永變了。像是掩飾不穩定的變聲期，準備脫離一切舊殼去迎接所有嶄新的彥扭少年。後來即便我回去台東，他也鎮日泡在新認識的同學家。

而就在那個夏天，我第一次留長了頭髮。穿上私校的百褶裙和黑皮鞋，除了鋼琴課，放學也跟著同學去老師家裡補英文和數學，回到家還要準備各科小考。終於配了眼鏡，金框，細邊，沒有任何特色，像媽媽以前一樣。

從此以後在台東，我們看到對方就沉默，像兩只在海底深處的大蛤，見到面只是一聲簡短的嗨，一開一闔間冒出微弱的氣泡，從海底無力地飄向天空。甚至到後來，他連點點頭示意都沒有，只是遠遠凝視，當我回看時就別過眼，試著漠視我，或表現得毫不在意，而我也只能裝作毫不在意。沒關係的，我對自己說。我從不知道為什麼，但那時候我只能讓他那樣做。

即便如此，我還是可以感覺到他的存在。他一聲咳嗽或一個轉頭，一本隨手擱在二樓長廊的書，或一處被他溫熱的角落，這樣就夠了。我永遠能從空氣裡的撲滿，捕捉他存下的話語，那是什麼東西，我很難用言語去說明。那些訊息存於過去與未來，流動與靜止之間，在非常微妙的間隙，我知道只有我可以去提取。

這樣的狀況持續兩年，直到國三那年寒假。按照慣例，小年夜我家和庭庭阿姨一起先回台東。晚餐過後，家屋裡塞滿了大人，他們帶著食物來向高婆婆拜年，但其實是想要有個地方徹夜喝酒。一樓鬧哄哄的，屋子裡到處都是酒杯和空酒瓶，簡直像夏天的豐年祭。家屋沒有電視，蔡早早去了鄰居家，準備看整夜日本台的紅白重播，我在房間找到庭庭阿姨的舊 MP3，戴著耳機坐在二樓，在長廊黃黃暗暗的燈光下看書。

那一晚的所有細節，我從沒有忘記過，只要閉上眼睛，場景就能瞬間切換。夜裡，墨色的海浪打上沙灘，空氣中夾雜著燃燒的龍眼木與泥土的氣味，芭蕉園裡葉片斷裂落地，山羌的鳴叫短促如狗。我甚至完全記得坐在外廊時，耳機響起鐵與酒樂團的《Naked As We Came》，前奏綿密的吉他聲。

高婆婆帶著一樓的歡愉，臉頰紅紅地爬上二樓，喚著關在房裡的軒永，帶看起來無聊的我去海邊放鞭炮。她似乎還把十五歲的我們當做小朋友。「去玩啊，你也不要大過年的還在讀書，多掃興！」高婆婆硬把我們推下樓，我連外套都還來不及拿。

我戴著耳機，縮著脖子，雙臂緊緊抱在胸前，走在軒永身後。一向惱人的東北季風停了，剩下乾乾的冷。山裡沒有燈，從山上一路走到台十一線的小馬橋至少要半小時，橫跨了小馬橋才會抵達海邊。

這一條曾被颱風沖刷、各種小貨卡疾駛的泥土路，一直都不好走。下過雨後車子開不上來，大人都會笑這條路殘廢了。在沒有路燈的黑夜中，我低著頭走在殘廢路上，踉蹌了好幾次。小路兩旁長著高過人的扶桑花叢、結著碩大果實的波蘿蜜樹，沒有風的冬夜，各種氣味黏膩逼人。一直像緊閉大蛤沉默著的軒永，突然停下來，我也跟著停了下來。

十五歲的他，耳朵豎在清瘦臉頰的兩側，下巴的線條變得剛毅而深刻。他穿著一件長至膝蓋的黑色風衣，帽兜套在頭上，雖然沒有比我高多少，但不知怎麼的，身影看起來已經像個大人。

但那時候，我們就只是兩個驚扭的青少年而已。他在黑夜中轉身往我走來，在離我半步的距離脫下外套，遞給我，我摘下耳機，慢吞吞地把雙手套進還留有體溫的黑色風衣。他把手插進褲子鬆垮的口袋，等我穿好後，靜靜地對我伸出了左手。我凝視著他，這次他沒有躲開。只剩下一件單薄長袖的他，手心卻溼溼熱熱，像一條夏日午後被陽光晒溫的小溪，我的手泡在溪裡，也暖暖軟軟的。

他牽著我，安靜地越過小馬橋，往海邊走去。錯落在田中的農舍，這時都亮著溫暖的燈光，飄來食物的甜香。沒有風的夜裡，天空有逗留不去的微小雲塊，我們並肩走在一起，我偶爾抬頭看看他，他睫毛低低地回望我。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，但我會全部接受。

退潮後的沙灘，被銀白色的月光晒成一面黑色的鏡子，浪緩緩爬上岸，像是慢動作一樣地捲起沙子，發出刷——刷——的聲音。月亮太亮，幾乎看不到星星，深色的雲層壓在遠遠的海際線上，月色把墨水般的太平洋染上一層金屬般的質地，反射出一道海上的銀河。所有的物質在夜裡看起來更沉靜，粼粼的浪邊緣鑲嵌著溫潤的光澤，像是濃厚柔美的乳脂。軒永幾乎是貼著我的手臂，緊握著坐下，沒有風吹亂他額前軟軟的長髮，他精緻的側面像女孩。

「抱歉。」這是他開口的第一句話，並看了一眼空空的雙手。

「沒關係，」我說：「又不是小孩子，我也不特別愛鞭炮。」

「我不是為鞭炮道歉。」他低低地說。

我望進他的眼睛，他把話語吹向我。我們交換彼此的風，填滿了過去的空白。

「好長的一段時間，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」他沉默了好一陣子。

「直到有人告訴我，海灘上每一顆石頭都長得不一樣，但都有一顆最特別的石頭。在遠遠的大海裡游泳時，要認得那顆特別的石頭。大浪打來的時候，一定要先睜開眼睛才能呼吸，然後眼睛絕不可以離開那顆石頭。」

「我想了很久，我猜，你就是海灘上那顆特別的石頭。因為大浪打來的時候，我的眼睛只看得見你。」

軒永說這些話的時候，我的心臟發出了像非洲遷徙般，數萬頭獸一起奔向水源，轟隆轟隆的聲音。

我很害怕他會聽見，憋著氣低頭看著他的腳趾頭。他的腳趾和他的手指一樣細而修長，十隻腳趾的指甲方方的，剪得乾乾淨淨，秀秀氣氣。原來男孩子會像女生，而女孩子可能也會有像男生的地方。我心裡想。

於是我衝動的，傾身向他。然後，浪聲消失了，月光消失了，心跳消失了，我消失了。我像漂浮在真空的氣泡裡，失去聲音，沒有重力。他沒有抗拒。軒永的嘴唇溼潤而柔軟，不像我笨拙又生硬。他的呼吸淺淺暖暖，交換著我的呼吸。

等我的嘴唇離開他的嘴唇後，浪聲與萬獸的鼓譟一起奔回心臟，震得我頭暈目眩。他緊握著我的手，將昏眩的我攬進他薄薄的胸膛。我聽見他的心跳聲，堅定而有力量。

「大浪打來的時候，」他說：「你一定要記得，我從沒有離開過你。」

那個晚上之後，我們又回到像小時候那樣，成為彼此的影子。大人取笑我們，只覺得小孩子嘛，中間的空白，只是偶然的驚扭。只有媽媽在軒永幫我夾菜的時候，意味深長地輪流端詳我們兩人的臉。我裝作沒有看見，理直氣壯地將碗伸出去，接下軒永仔仔細細剔完刺的魚。

軒永像以前一樣，帶著我去任何地方，只是從腳踏車換成一台高婆婆騎去買菜的摩托車。在風裡，他斷斷續續地說，剛上國中的那年暑假，他認識了很多人，其中有個男人叫希力頓。對軒永來說，希力頓就是海神之子那般神性的存在，他會衝浪，會潛水，會獵魚，會彈吉他，還造了一艘船。

我第一次遇見希力頓，他剛從海底回來。在陽光的反射下，頭髮溼溼亮亮的，深棕色的肌膚上覆著一層薄薄的鹽粒。可能長年眯著眼追逐魚，笑起來眼角有深刻的紋路，看起來比他實際的年齡大。但其實，十五歲的我根本不在乎他幾歲，可以是二十五歲，也可以是三十五歲，聽起來都是一個很遙遠的數字。

希力頓非常會料理魚，他笑說大部分的蘭嶼人都很會做菜，因為大家只能念餐飲科。他烤著當天獵來的魚，說魚只要死前有掙扎過就不好吃，一定要一槍斃命。他講的時候，還比出手槍的手勢，抵在太陽穴上，嘴巴發出「碰」的一聲。

希力頓常常警告我不要被騙了，用他前任的故事嚇我。他用竹籤戳一戳魚，確認熟度後對著我說：「你以為大海裡最美的一條魚，會是屬於你的。但其實你根本閉上獵人的眼睛。」

「你根本沒有獵人的眼睛。」軒永在旁邊淡淡地說。

「對啦，但我很有耐心，可以在海下待得比別人久。」希力頓遞給我一隻魚，兩面金黃色，鮮嫩欲滴。

軒永轉頭對我說，每個來學衝浪的台北女生都聽過這個故事，然後希力頓會說自己還沒從那段戀情中走出來，但他都是真心的。

「喂，當然要先講清楚遊戲規則啊，懂不懂啊你？」希力頓笑著說。

他從塑膠桶撈起白白粉粉的魚內臟丟向軒永。軒永跳起來閃躲，兩個人在金樽漁港旁，邊跑邊拉長音地笑喊：「你懂不懂——你懂不懂——」

/8/

那天他們上岸後，希力頓在屋外邊沖洗著裝備邊說，剛剛沒接到電話，村長要他去鄉公所的頂樓做一個木棧板，他得先去市區買些白鐵釘。水聲嘩啦嘩啦，他大聲問我們要不要搭便車回家，裸著上身、防寒衣還溼淋淋地掛在腰間的軒永，看著我回說不用。過一會兒就聽見車鑰匙轉動了數次，才順利發動的引擎聲。

嘴唇發紫的軒永褪下防寒衣扔在地上，衣服躺成一個無精打采的人形。我把大毛巾遞給他，他圍在腰間後脫下溼透的短褲，邊哆嗦邊靠過來。

「你好暖。」

他闔起我正在看的書，將毯子攏在他背上，從身後抱住我。我的背貼著他的胸膛，他溼溼的頭髮貼緊我的臉頰。

「我覺得你好好抱，好像為我訂做的。」他伸長了手臂圈著我，雙手十指鬆鬆地扣著，放在我的膝頭上。

你比我高一點了。我說，以前我們一樣高耶。

他半開玩笑地問，是不是應該要再高一點才帥？

我笑說，已經夠帥了啦！到底還要多帥？

「我要多打籃球。」他撿起我臉頰上的髮絲，塞回我耳後。

我清清喉嚨。「你那個最好的朋友不就是籃球隊隊長嗎？」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他從胸膛的深處笑了出來。「你在吃醋喔？」

「是又怎樣？」

「不要吃他的醋。」軒永說。

他突然用盡全力緊緊抱我，像是要把我壓進他的身體裡。我掙扎著回頭瞪他，他收起嬉皮笑臉，突然用審視研究的神情掃射著我的臉。那眼神幾乎是科學性的，不帶著任何情感，是一種理智的觀察。

他翻過身，雙肘撐在我身旁，瀏海溼溼涼涼地垂在我額間，沒說什麼就吻我。我們熱切地接吻，他瘦長的身體壓向我，要我感覺毛巾下他的挺硬。像月光海那天一樣，他撩起我的洋裝，扯下我的內褲，低頭花很長的時間幫我，到最後我的身體甚至不自主地顫動。

我鬆開他的毛巾，這是我第一次主動摸他，我將他放在我赤裸溼潤的雙腿之間，在外面就可以感覺到他那發燙的溫度。我忍不住扭動了一下，用身體鼓勵。他卻往後退了一點，嘆了一口氣，似乎喃喃說了什麼。我隨意回應了一聲，在那種狀況下我根本聽不清楚，或是我不想聽。

「我說，不要鬧了。」他突然離開我的身體，半撐起身。

莫名其妙。我瞪著他。

「為什麼這樣就是我在鬧？」

他移開視線，換了一個比較柔軟的口氣。

「下次你不要這樣了。」

「不會有下次了。」

臉頰發熱，喉嚨乾乾的，突然有點情緒上來。我別過頭去。

軒永側身想看我，我把臉硬埋進床墊裡。不知為什麼，心裡澀澀的，眼角莫名地滲出淚來。現在想起來，十五歲少女被珍惜的同時卻感到被拒絕，真是弔詭的情緒。軒永有點討好似地親親我的頭髮，從背後摟著我。

為什麼台北女生的頭髮都這麼香？

什麼台北不台北，你們是不是都覺得台北女生很隨便？

「你幹麼這樣講？我從來沒有這樣想，而且我怎麼可能覺得你隨便？」軒永有點惱怒，提高音量。

我的眼淚終於掉下來，肩膀一抽一抽，嗚嗚嗚地哭了起來。他顯得有點不知所措，我們的身體變成大人，心還是小孩，他抱著我，像是哄娃娃般地拍著我的背。

「不是你想的那樣，我只是覺得我們不可以。」

我聽不懂。我嗚嗚咽咽。

不要懂。他哄著我說，你不要懂。

軒永的皮膚散發著海的氣息，鼻尖碰著我的鼻尖，然後把嘴角垂下，學我哭。

「你哭起來很像葵，哇哇哇，小女生才是愛哭鬼。」

他捧著我的臉抹去眼淚，歪著頭笑嘻嘻地說：「台北女生你好，其實你的頭髮有點鹹魚味喔。」

我漲紅了臉，伸起手準備打他，門口傳來一個低沉的吼聲：「林軒永！你在做什麼？」

/9/

村長氣沖沖地跑進來，厲聲斥責叫軒永穿上褲子，立刻將我們拎到高婆婆的家屋，要赤裸著上身的軒永跪在廚房的大木桌前。高婆婆緊緊摟著葵，站在庭庭阿姨旁邊。

高婆婆聽著村長激動地描述現場，說是因為希力頓一直沒接電話，便繞過去漁港看看，結果一打開門看到，這不是小馬部落的林軒永嗎？這小子光著身體壓著一個衣著整齊的女生，女生看起來正在哭，手還一直推開他。

媽媽緊緊拉著我的手臂，我拚命想打斷那男人族國語交雜的荒唐描述，準備開口解釋些什麼，但跪著的軒永鐵青著臉，抿著嘴唇看了我一眼，低下了頭。

高婆婆低聲地不斷應和著村長，一直說軒永這孩子很乖，他們兩個感情很好，或許只是鬧著玩的。

庭庭阿姨走到媽媽面前，冷冷地問：「是你引誘他的嗎？」

我愣了一下。「引誘是什麼意思？我是自願的。」

「我問是不是你先主動的。」

軒永低著頭說了一句：「聽你在放屁。」

庭庭阿姨轉頭，用恨恨地表情看著軒永。「好啊，既然不是她，那就是你。我就知道你長得跟你爸一樣，個性也一樣，你們最在行的事就是騙女人！」

我永遠記得軒永抬起頭，直直盯著庭庭阿姨說：「我沒有騙她，爸爸也沒有騙你。你不要覺得全世界都對不起你，你自己是有多誠實？」

一向冷靜的庭庭阿姨被激得滿臉漲紅，瞄了一眼剛進門的父親，突然甩了我狠狠的一巴掌。那一掌火辣辣的，打得我眼冒金星，臉朝下地摔在地上。庭庭阿姨用力扳起我的肩膀，揪著領口將我的臉仰高，用盡全力地再甩上幾個響亮的耳光。軒永大吼一聲，整個人跳起來要推開庭庭阿姨，卻被我媽媽死命地攔著。媽媽牢牢地擒抱，將她瘦弱的身體掛在軒永的腰間。

父親衝過來將身體擋在我和庭庭阿姨中間，任由她落下發瘋似的拳頭。高婆婆在一團混亂中蹲下身，緊抱著嚎啕大哭的葵，對著庭庭阿姨悲傷地喊：

「孩子是無辜的！他們是無辜的啊！」

從沒有被任何人體罰過的我，第一次感受到疼痛與恥辱。媽媽含著眼淚，什麼也沒有說，緊緊抱我在懷裡。父親連行李也沒有收，上了車就連夜開回台北。我摸著紅腫的雙頰，躺在媽媽腿上大聲而絕望的哭泣，媽媽也無聲地掉著眼淚。她的眼淚和我的眼淚在我滾燙的臉頰上匯流成一條暖暖的小溪，和軒永牽著我的手一樣。

回到台北，家裡絕口不提這件事。他們從未親口審問過我，我再也沒有機會解釋真正的原委。我和軒永一樣，緊閉著嘴唇，把頭低了下來。但我知道，媽媽已經不再接起庭庭阿姨打來的電話了。

父親沒收了電腦和手機，請我交出電子信箱的密碼，由他來收發，必要時轉告重要的郵件。取消鋼琴課，取消補習班，取消晚自習，不能去圖書館，放學後和週末都必須待在家裡。如果課業需要上網查資料，只能借用父親書房裡的電腦。那段日子似乎是父親第一次長時間地待在家裡，他坐在客廳安靜地看著國際新聞，很有耐心地聽我敲打鍵盤。等我用完網路後，他會用抱歉的表情，在我面前確認我剛剛搜尋過的網址。我等同被監禁，很久很久一段時間。

不可能向同學借手機，身為家長會會長的父親早就給導師壓力，說我之前著迷網路，成績落後，學校應該要特別注意。沒有辦法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，但在這種昂貴的私立學校，根本沒有人會在意誰發生了什麼事，就算我真的說了，同學應該也不知道要怎麼回應。少女的話題都只圍繞在去國外的哪裡過寒暑假，搶到哪個偶像的限量商品。我只剩下電腦課才能上網，不過也不能直接傳訊息給軒永，也許父親馬上就會看到。而我知道沒有電腦的軒永，手機也被沒收了。

他只能透過那個籃球隊長，阿樹，聯絡我。我們在與阿樹的即時訊息框裡交換訊息。軒永總是一個星期長長的好幾篇，而我只能在短短的時間內盡可能讀完並回覆。那些無力的想念與近況更新，卑微而沒有品質地持續了半年，然後理所當然的，我沒有考上理想的學校。

軒永則意外地申請到最好的高中。這使我覺得公平。他背負了那次所有的罪名，而我承擔之後應得的報應。

/11/

高中開學第一天，父親特意早上回家一起吃早餐。他笑咪咪地看著穿新制服的我，說家裡有一個高中女學生呢，似乎心情很好的樣子。還拿著車鑰匙，說要先把車開到樓下，第一天他要親自送我去上課。

我坐在餐桌，機械性地把吐司和荷包蛋一口一口送進嘴巴。媽媽從房間拿出一個小盒子，坐在我旁邊。那是我印象中唯一一次談及這件事，談及林軒永。

她說：「你知道軒永搬到台北了。」

我沉默。她也沉默著。

再開口前，她先是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然後看向我這邊，用一種像剛從地底深處挖出來，還沒有接觸過風與陽光的僵硬語氣告訴我。

「這個世界並不是紙糊的，很多困難是真實存在的，你跟我一樣，從來不會用眼淚解決事情。我也希望你跟我一樣，有不計代價的決心，只為一件事。」媽媽用堅硬的聲調接著說。

「如果有些東西我想要，花多久時間我都要得到。而這輩子，我無論如何都非要不可的，就是讓你父親有一個完美的家。我要做一個好太太，因此或許並不是個好媽媽。但我只有這個心願，你必須為我做到。」

她將新手機推到我的面前，站起來把桌上的牛奶放回冰箱，送我到門口。她看起來像不經意地摸摸我的襯衫，小小聲地說了一句，輕到像是自言自語，卻仍可以深深傷害我。

「白色不好看，總以為你會是我的學妹。」她將大門在我臉前輕輕闔上。

長久以來，我從來沒有對自己失望，也沒有對誰覺得抱歉，我帶著僅存的尊嚴，試著拆解這句話。媽媽沒有挑明了說，但她對我失望，而她要我償還這失望。等電梯時我快速打開新手機登入，阿樹的對話框跳了出來，是軒永傳來的訊息。

我想起似乎是好久以前，銀白色的月光海前，我鼓起勇氣吻了他。他曾問我：「為什麼你總是知道你該做什麼，該去哪裡？」那時候我不知道怎麼回答軒永，但我現在知道了。

電梯樓層的數字愈來愈小，我憋著氣，在對話框打了幾個字後，封鎖並移除了所有帳號。電梯「叮」的一聲停住，門在一秒鐘後打開。

這次大浪打來的時候，我來不及睜開眼睛就呼吸了，於是海上那些遊魂與惡靈，將沒有意識的我捲進混濁的海底，捲進斧削的礁岩下。黑色壓倒性的浪，一波又一波，咬噬我的身體，洞穴縫隙裡，千萬雙失去靈魂的眼睛，貪婪地吞下模糊的血肉。等我醒來再浮到海面時，那遙遠的岸上，已經看不到任何一顆石頭了。